

## 社会情绪的神经基础\*

徐晓坤<sup>1</sup> 王玲玲<sup>1</sup> 钱星<sup>1</sup> 王晶晶<sup>1</sup> 周晓林<sup>1,2,3</sup>

(<sup>1</sup>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6) (<sup>2</sup>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1)

(<sup>3</sup>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摘要** 该文提出了社会情绪概念的界定及其分类, 回顾并总结了近年来对社会情绪神经基础的研究结果, 指出了现有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存在的局限, 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做了进一步展望。

**关键词** 社会情绪, 神经基础, 脑功能成像。

**分类号** B842

### 1 关于社会情绪

#### 1.1 社会情绪的界定

情绪是多重神经系统基于对刺激的评价而产生的反应, 即生理系统(包括身体和神经)协调、适应性的相位变化, 它是大脑的高级功能之一<sup>[1]</sup>。Adolphs 将情绪分为 6 个复杂程度依次增加而又连续统一的层次: 行为状态、动机状态、心境、情绪系统、基本情绪和社会情绪。对动物情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机状态”(奖赏和惩罚)上, 而对人类情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本情绪”(高兴、恐惧、厌恶、悲伤、生气), 精神病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则有时会涉及到更加复杂的社会情绪<sup>[2]</sup>。

社会情绪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个显著特征, 因此对社会情绪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情绪的产生和发展要晚于基本情绪。它依赖于社会情

境, 并要求个体对自身在社会情境中的处境和状态有更加广泛的表征。社会情绪有调节社会行为的功能, 它不仅对单个个体、还常常对个体所处的社会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sup>[3]</sup>。社会情绪有助于个体了解自身或他人的处境与状况, 适应社会的需要, 求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个体所处的情绪状态也会影响道德判断、推理和决策等高级认知过程。

#### 1.2 社会情绪的种类

我们认为, 社会情绪大致可分为三类, 即自我意识情绪 (self-conscious emotions)、自我预期的情绪 (self-anticipatory emotion) 和依恋性社会情绪 (attachment-related social emotion)。个体在社会环境中, 由于关注他人对自身或自身行为的评价所产生的情绪可称为自我意识情绪, 它可分为正性和负性两类, 负性的包括内疚、害羞、尴尬等, 正性的如自豪等。在面临机会选择或竞争情境时, 个体对不同行为方式的后果做出预期, 并根据自身的期望和价值取向调节对社会信息的认知和加工过程, 这一过程引发的情绪可以称为自我预期的情绪, 例如后悔与嫉妒等。相对于前两类情绪, 依恋性社会情绪

收稿日期: 2005-04-06

\* 得到国家攀登计划(批准号: 95-专-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070260, 30470569, 60435010)、教育部科学技术重点项目基金(01002, 02170)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方向性项目(KGCX2-SW-101)的资助。

通讯作者: 周晓林, E-mail: xz104@pku.edu.cn

更多地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其中既有母亲对子女或子女对母亲的依恋,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母爱(maternal love/maternal attachment);也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依恋关系,即我们狭义上所说的情爱,包括恋爱(romantic love)和性爱(sexual love);以及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解其感受并产生共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情(empathy)。

## 2 社会情绪的神经基础

由于社会情绪的复杂性,目前研究社会情绪行为表现和功能的方法和手段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对社会情绪的神经机制的探讨更是难以入手。近年来,随着神经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电信号为基础的方法(EEG、ERP),以血氧动力学为基础的方法(PET、fMRI),以及对神经递质的研究等,使我们可以更精确地研究大脑的结构和机能,了解社会情绪的神经机制。

### 2.1 自我意识情绪的神经基础

内疚(guilt)和羞耻(shame)作为两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具有复杂的内部联系,因此经常被结合起来研究。内疚是个体危害了别人的行为,或违反了道德准则,而产生良心上的反省,对行为负有责任的一种负性体验<sup>[4]</sup>。羞耻是当个体把消极的行为结果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时而产生的指向整个自我的痛苦体验<sup>[5]</sup>。Shin 等人<sup>[6]</sup>让被试先回忆并记录自己内疚的经验,然后让被试看他们自己写的这些故事,同时使用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技术来研究内疚情绪体验过程中的区域性脑血流(rCBF)变化。结果发现,相较于中性条件,内疚情绪状态下边缘系统前部脑血流活动增加,其中包括双侧前颞极(bilateral anterior temporal poles),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gyrus)和左侧脑岛前叶和额下回(left anterior insular cortex

/inferior frontal gyrus),但是并不包括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Shin 等人的研究结果与之前的许多相关研究<sup>[7-9]</sup>都证明了边缘系统前部(anterior paralimbic regions)在调节个体的消极情绪方面的作用,但是否能就此推论出内疚有特定的神经基础,甚至类推到羞耻,依然有很大疑问。

与上述的内疚与羞耻类似,尴尬(embarrassment)<sup>[10]</sup>也是一种负性的自我意识社会情绪。和内疚相比,尴尬更多地与违反社会传统有关,例如服饰衣着、社交礼仪和卫生习惯等。它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和文化背景,并且在个体十分关注现实或假想中的他人对自己的消极评价时产生。首先研究尴尬神经机制的是 Berthoz 等人<sup>[11]</sup>。他们利用磁共振功能成像(fMRI)研究无意违反(尴尬)和故意违反社会准则过程中情绪脑机制的区别,结果显示,故意或无意违反社会准则时激活的脑区相似,但故意违反时相应脑区的反应要强烈得多。这个结果表明,两者可能具有相似的神经机制,都包括理解别人行为(包括前额叶中部、颞顶交界区以及颞极)和不认同别人行为(包括眶额皮层侧部以及前额叶中部)的反应阶段。最近 Takahashi 等人利用磁共振成像比较了内疚和尴尬的区别<sup>[10]</sup>,被试的任务是看一些分别含有内疚、尴尬和中性情绪的语句。功能图像的分析结果显示,内疚和尴尬情绪都激活了内侧前额叶(MPFC),颞上沟(STS)和视觉皮层(visual cortex);与内疚情况相比,尴尬在右颞侧、双侧海马以及视皮层的激活度更高,这些脑区都与心理理论(theory of

### 2.2 自我预期的情绪的神经

面临选择时,个体需要放弃的机会成本;而当个体做了错误选择,就会体验到一种期望情绪的后悔 (regret) 情绪。使用了一种简单的轮盘赌博任务 (task) [12], 要求健康被试和受损的病人在两个具有不同盘中作出选择, 实验结束时用点量表对自己的情绪 (高兴、悲伤、愤怒) 进行评价。结果发现, 当被试得知收益不如放弃的选择收益时, 体验到较为强烈的后悔情绪, 病人则不会产生后悔情绪。病人缺乏将未选择与已选择到的利益进行比较的能力。

真实或想像中的对手, 某些有价值的关系, 而个体对知觉所产生的相应情绪 (jealousy) [13]。心理动力学

其与童年经历有密切关系, 在才能、名誉、地位、财富、权力、异性人而产生的一种复杂情绪状态, 嫉妒具有明显的与人对抗的特性。嫉妒情绪研究主要局限于使用量表测量。目前正在用神经影像学方法进行基础研究。

### 2.3 依恋性社会情绪的神经基础

母爱通常被定义为母亲在与她的孩子的互动交往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情绪体验。Davidson 等 [15] 将它描述为不同目标的驱动。目标积极情绪, 分娩的母亲 (包括新生儿时, 这种情绪。Nitschke 等 [16] 的研究

态, 多产生于异性之间, 如恋人之间浪漫的爱情和夫妻配偶之间的情感连结, 当然也包括性爱。Bartels 等 [18] 以 fMRI 的技术手段研究恋爱的神经基础。以处于热恋状态的人为被试, 让他们看不同人的照片。结果发现, 相对于看朋友照片, 看恋人照片时激活了以下脑区: 脑岛中部、前扣带回、尾状核和双侧壳核; 同时抑制了以下脑区: 后扣带回、杏仁核、右后侧前额叶、顶叶和颞叶中部。这些激活点的联合性不同于之前的一些情绪研究, 由此 Bartels 等认为, 情爱具有一个独特的神经网络区域。对情感状态的

依恋的研究, 提出了社会依恋的神经回路。目前所知, 中边缘 (mesocorticolimbic) 的

体的共情能力

我  
节

3.1

不  
接收

3.1.1

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理论”。Gallagher等回顾了对心理理论的功能成像研究<sup>[26]</sup>,总结出旁扣带回皮层前部、颞上沟和双侧颞极等脑区总是被激活。在社会认知系统中,我们利用心理理论推测他人有关的心理状态,由此产生各种社会情绪,因此心理理论可以说是社会情绪产生的基础。

### 3.1.1 旁边缘系统 (paralimbic regions) 和颞上沟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STS)

Gallagher<sup>[27]</sup>等运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 (PET),让被试与电脑玩一种“石头,剪子,布”的游戏。这种游戏在三种实验条件下进行,即分别告诉被试游戏的对手是真人控制、预设的程序或随机的程序,而实际上所有条件下的对手都是随机程序。实验结果显示,当被试认为对手是真人时,双侧旁边缘系统前部 (anterior paralimbic) 有更显著的激活,说明这一区域与推测他人意图有关。在 McCabe<sup>[28]</sup>有关合作的 fMRI 实验中,当被试认为合作的对象是真人时,也有旁边缘系统的激活。

一般认为 STS 是个纯粹的感觉区域。Gallagher<sup>[29]</sup>要求被试看一些故事或卡通图画,结果发现,无论是否要求推测主角人物的心理状态,当故事的主角是人时,右侧颞上沟有显著激活。其他一些功能成像的研究还发现,观看手的运动、身体运动、嘴巴的运动和读唇都会激活 STS,这些实验结果说明生物运动、眼动和目光注视的方向都和 STS 有关。但是 Iacoboni<sup>[30, 31]</sup>的研究发现,与单纯的观察任务相比,被试进行模仿任务时 STS 的激活更显著。他认为模仿过程激活了被试已经建立起的有关动作经验的前馈模型,被试对需要模仿的动作的后果做出感觉预期,因而激活了 STS。

### 3.1.2 内侧前额叶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在以往有关心理理论的研究中观察到的内侧前额叶的激活区域,是介于前扣带回的边缘和旁扣带回沟上的额叶内侧之间。Gallagher<sup>[29]</sup>使用言语性的故事理解任务与相对应的视觉性理解任务 (静态的单帧卡通图片),结果发现,对言语性和视觉性故事的理解引发了被试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归因,这两个任务都激活了 BA 6 和 8/9 区;Brune<sup>[32]</sup>等要求被试推测动画剧本中角色的心理活动,发现了 BA 6, 8, 9 区的激活;Castelli 等<sup>[33]</sup>以正常人作为被试,要求他们观察以几何图形绘制角色的运动,并对其意图进行推理,也在 BA 9 区发现了激活。

### 3.1.3 颞顶联合区 (temporo-parietal region)

在有关 ToM 的研究中,常常可以观察到颞顶联合区的激活<sup>[29, 32, 33]</sup>,这一区域并且对旋转运动与生物体运动也相当敏感;此外,在向被试呈现人类面孔时,这一区域也会激活<sup>[34]</sup>。这些研究说明,作为 ToM 系统的一部分,颞顶联合区起到了检测运动线索的作用,继而指挥系统的其它部分去推测观察到的生物运动的意图<sup>[35, 36]</sup>。

### 3.2 与奖赏系统 (reward system) 的联系

人类和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行为倾向,产生这种倾向的关键是对刺激的奖赏和惩罚价值进行表征和预期,运用这个预期作为决策的基础并指导行为。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脑机制就是奖赏系统。上文关于母爱的研究发现,奖赏系统与情感体验尤其是人类的情感依恋密切相关。情感依恋抑制了与社会评估和消极情绪体验相关的脑区活动,进而弱化了社会距离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爱的力量可以给人动力和愉快的感觉<sup>[37]</sup>。

O'Doherty<sup>[38]</sup>综述了有关人脑奖赏系统的研究,总结出以下区域总是被激活:腹、内侧前额叶 (包括眶额部和内侧前额叶)

ion. Psychological reviews,

4-20 7 hin ic

Sci